

序孫伯玉教授中藥炮製學

藥學博士那琦

孫教授伯玉先生，自民國五十年來校任教，主講中藥炮製學，本於鍥而不舍之治學精神，積十餘年來之精專研討，著成本書。首論炮製法之源流，繼述各個藥材之修治，而殿以方劑之調製，都二十六章，計三十餘萬言，用功可謂專且勤矣。

考藥材之炮炙，於漢代問世之神農本草經尚無所論列，至南北朝時期，陶弘景集注本草，始論及若干加工法之未當曰：「衆醫皆不認藥，惟聽市人；市人又不辨究，皆委採送之家；採送之家傳習治拙，真僞好惡莫測。所以鍾乳醋煮令白，細辛水漬使直，黃耆蜜蒸為甜，當歸酒灑取潤，螵蛸膠着桑枝，吳茱萸足令赤。諸有此等皆非事實，世用既久，轉以為法。」此蓋由於採造之家，為增加藥材之商品價值，而粉飾其形色，以俗用既久，傳習造作，轉以為成法，當為藥材炮炙之濫觴。

及雷公炮炙論三卷問世，為論藥材炮炙之專著。先師岡西竹孫先生嘗論此書曰：「按雷公書，唐慎微所引有二百五十二條。而唐以前諸家，一無言及之者，頗為可疑。然其文古奧，斷非宋人之所能作。」考唐氏證類本草卷三「滑石」條：「圖經曰：又按雷敷炮炙方，滑石有五色……。然雷敷雖名隋人，觀其書乃有言唐以後藥名者，或是後人增損之歟？」明、李時珍本草綱目曰：「藥凡三百種，為上中下三卷，其味性炮炙熬煮修治之法，多古奧，文亦古質，別是一家。」並謂是書為劉宋時雷敷所著，非黃帝時雷公，惟證以唐以前諸家一無言及之者，其是否為南北朝時期所著。抑為唐代之作，不無可疑之處。清、張駢之雷公炮炙論，乃摘錄證類本草「雷公曰」之文而集成者，台灣大學藥理學科圖書實藏有一部，所論藥材止二百五十二種。至於明代以降之雷公炮製藥性賦解六卷，作李杲撰，李中梓重訂；雷公藥性賦四卷，作李杲撰，清、王子清重訂；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，作李中梓撰；以及後世所傳之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四卷，題金、李杲著等書，大抵均為僞託東垣、中梓之名而撰述者，自缺乏學術價值。

及北宋葉華刊行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、明代本草綱目之「修治」目，均著錄炮炙之法。而繼雷公炮炙論之後者，則有明、繆希雍、莊繼光所著炮炙大法，是書收藥材凡四百三十九種，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。此書卷首無序，未見成書年月，書末但有莊氏附識曰：「因檢目前嘗用諸藥品，悉按雷公炮炙，去其迂闊難遵者，而裁以己法；其無雷公者，則自為闡發，以益前人所未逮。凡諸使制解伏，並反忌惡畏等附系其下，庶病家效用，一覽瞭然；兼可質醫師之誤，其所裨益，功豈尠哉！舊筆記所刻，止九十餘種，今廣至四百三十九種。一一皆先生口授，而予手錄之。其間刪繁舉要，補闕拾遺，句字之出入，必嚴點畫之，幾微必審，

稿凡四易，始付殺青，予竊有微勞焉。」希雍於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刊成神農本草經疏，遲於本草綱目初版金陵版三十二年，炮炙大法當出繆氏晚年，可能又遲於經疏若干年後。自此而後，以炮炙名篇之書概不多見。

日本之本草學家，曲直瀨道三著炮炙撮要一卷，書成於天正九年（明神宗萬曆九年、辛巳、一五八一），錄藥品三十六種，述採摘之時日，真贗之辨別、畏惡相反、佐使相須、生熟炒熬之異製，新舊強弱之別用等，早於綱目十二年，稻生若水著炮炙全書四卷，著成於天祿十五年（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、壬午、一七〇二），錄藥品四七四種，分藥品為草、木、竹、鱗、介、羽、毛、蟲、金石、水、火、土諸屬，記其氣味、修治、畏惡，並敘其鑑別、採取法，全篇用漢文書成，遲於綱目一〇九年，二書皆炮炙之流亞。而香川修德著一本堂藥選三卷，上編刊於享保十四年（清世宗雍正七年、己丑、一七二九），中編刊於享保十七年（雍正十年、壬子、一七三二），下編刊於享保十九年（雍正十三年、乙卯、一七三五），所收藥品一四五種。每藥數就自家親驗而確認其藥效者，謂之「試効」；敘其品質、形狀、採裁、用法者，謂之「撰修」；其論難辨正古來之僞誤者，謂之「辨正」。此書非但駁斥金元流之藥理論，即自神農本草經以下唐宋本草家謬說亦予以議論，蓋主張必須擇取親試有驗者，此乃從根本上否定炮炙之說者也。同書「凡例」有曰：「凡藥不須假制、有物有則，萬品各有天生自然之效用。如桂枝發汗，芍藥治腹痛，桔梗治咽痛，附子溫、大黃瀉是也。此乃天生自然之才，固不須他借也，唯以水洗剉細為制耳。而中世以來，有用酒醋、童便、米泔、鹽水）浸漬、炮炙、蒸煮、燒霜，種種制法，或殺毒，或緩味，鈍其鋒，屈其才，如此而望其奏效，猶繁鷹責疾摶，銳刃希快斬，不亦左乎？聞有如砒石火燒為霜，其毒益劇，此乃物中之變，不可舉一偏以概衆物也。又有得火良、作霜作粉更好者，是亦百中之一二耳。而泥制法者，據此一二之偏，遂染色諸品，鄙語所謂用杓子為界方法也，唯宜直用當可，以從天地自然之物則為善也。」香川氏此論，雖不無偏頗，然藥材中之無毒者自不須作無謂之炮炙，亦不為無見。

藥材之有毒者，為數不少，如附子、半夏、南星之類，不能生用，須加炮炙，乃屬不移之論。日本本草學家、理學博士白井光太郎，因誤服生附子而捐生，論者惜之。至於一般藥材之加工，率皆各有其必須加工之理由。如麻黃之去根去節，桑葉之去梗，山楂子之去子，枇杷葉之去毛，黨參之去蘆，桂皮之去其外皮，麥門冬之去心，在於除去非藥用部分。他如水洗、水漂、水泡、篩選、簸除、以求藥材之清潔，此皆炮炙之前奏耳。如蜜炙、薑炙、乳炙、豆腐炙、油炙、炒炭、炒焦、炒黃、炒鬆、米泔炒、麥麸皮炒、米炒、土炒、沙炒、以及煅、煨、蒸、霜、酒、醋、鹽諸法各有所本，於此等加工方法未明其機理以前，尚不能輕意有所更張，其有待於今後之研究者正多。

中國藥材之為用，不下數千年，今欲求於短期間內，一舉而將數千年累積之藥材加工問題全部解明，談何容易？而於其原理尚未究明以前，惟有沿襲成法，庶不致有誤也。

孫先生此著，不僅單論炮炙，並及於丸、散、膏、丹、膠、露、酒等製劑之制法，故名之曰炮製學，可謂實至而名歸。近數十年來，尚未見有此類著作問世，先生此著，有益於中藥之研究匪淺。琦附驥中藥界，研求本草與生藥之學，卅載於茲，樂觀本書之壽世，益深敬其為人。民國六十二年冬，倫泰那 琦謹識於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本草學及生藥學科。